

可怜的杀人犯

燕子女侠 燕梳楼 2025年04月26日 13:12 江苏



作者 | 燕公子

假设你是一位刚刚从家暴中逃脱的女性。

午夜时分，你蜷缩在驾驶座上，手指颤抖着握住方向盘。车灯划破凌晨的黑暗，引擎轰鸣声像是你狂跳的心脏。

突然，一张扭曲的脸贴上了挡风玻璃——那是刚刚用刀抵住你脖子、撕烂你衣服的丈夫。他趴在车前盖上，魔鬼般疯狂的眼神逼视着你，拳头疯狂捶打车窗。

后视镜里，你看见自己红肿的眼眶、破裂的嘴角，以及被扯到半裸的身体。这一刻，你是会选择踩下油门逃离，还是静如待宰羔羊？

这并非虚构剧情，而是2024年5月21日凌晨发生在河北石家庄的真实事件。
26岁的当事人曹女士，选择了驾车而逃，途中甩落丈夫致其死亡，被判故意杀人罪，获刑11年。

石家庄被家暴女子驾车逃命致丈夫身亡 一审被判故意杀人罪获刑11年

**曹某某父亲：
女儿也是受害者没有杀人的故意**

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曹一迪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开始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4年7月5日起至2035年7月4日止）

二、被告人曹一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一迪、曹一迪、刘一迪医疗费2459.02元，丧葬费47409元，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5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时间拉回到当晚凌晨1点，丈夫刘先生因怀疑妻子曹女士与闺蜜王某聚餐时有男性在场，持20厘米长刀逼迫曹女士“对质”。

说是“对质”，其实动了手，刘先生的母亲眼看拉不住，于是叫来了刘先生的姨姨和姨夫来劝架，据曹女士说，“他小姨和小姨夫来了，见他拿着刀，我被打得都吐血了。”



那天晚上，刘先生喝了酒，根据法医毒物检验的鉴定显示，刘先生静脉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48.58mg/100ml。在姨姨姨夫到来后，刘先生拽着曹女士出了门。

出门后，曹女士走在前面，刘先生持刀跟在她后面。到单元门口，对方一脚将她踹下台阶，一巴掌扇倒在地，用脚踹她的肚子，用拳头捶打她的头。

小区监控显示，2时8分50秒，刘先生和曹女士到达特斯拉车旁，刘先生手中持刀对曹女士持续踢、踹、推搡等。2时12分，两人乘车离开，驾驶人为刘先生。

行车记录仪显示，刘先生开车时，一路用右手扇曹女士的脸，拳头捶其头部和胸部，而刀就放在车辆中控处。

曹女士心中十分惧怕，凌晨2时29分，曹女士趁其不备将刀扔出窗外。刘先生下车又把刀捡了回来，又对她进行加倍殴打。

2时36分，曹女士有将头探出车窗外吐的动作。2时47分，两人抵达王某所居住的小区附近。因没有打通王某电话，刘先生再次用刀抵住她的脖子，她用手把刀往外推。

凌晨2时55分，刘先生将曹女士从车上拖拽至汽车尾部，撕坏了其上衣和裤子，后将其拽上车。

转机到来于凌晨3时9分32秒，当时，刘先生在车外蹲着查看曹女士的手机，曹女士趁机启动车辆。

从以上情节可以看出，从始至终，曹女士没有还手，唯一一次试图“反抗”，也只是把刀从车里扔了出去而非反杀，她的目的，始终只有一个，即逃离危险。

但她低估了一个醉酒男人沉溺于家暴快感时的疯狂，见曹女士想要开车逃离，刘先生竟然跃上了引擎盖，惊慌之中，曹女士将车辆加速至115km/h，后撞上花池，刘先生在车祸中殒命。

2025年3月24日，石家庄中院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曹女士主观上对刘先生的死亡持放任态度，客观上亦造成了刘先生死亡的后果，其行为已构成

故意杀人罪。

辩护人提出，曹女士的行为成立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不构成犯罪，但法院认为，刘先生虽在案发前曾对曹女士进行过严重殴打，但殴打并非一直持续。

最终，法院认定，曹女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受伤严重，曹女士至今仍羁押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安病区。其病历显示，其为“闭合性腹部损伤；胰腺损伤？局限性腹膜炎；腹腔积血；肋骨骨折；骶骨骨折；鼓膜穿孔。”

曹女士的母亲说，女儿的受伤原因表述为“车祸及殴打”，但最终的判决书未写明，“她的伤并不都是车祸导致。我们曾要求司法部门对其伤情的成因，搞清楚她重伤的最终原因。”

“她在大街上遭受全身赤裸的羞辱，与持续的拳脚相向，如果不逃走，甚至可能会丢掉性命……刘先生的死亡，是意外车祸，不是我女儿故意所为。”

目前，曹女士的家人已将上诉材料提交给石家庄中院，中院将会把案卷材料等一同移送高院，再行处理。

其实到此为止，事情经过已经基本明了。男方家暴是事实，女方逃离家暴也是事实。法院认为男方趴在车前盖上的时候，伤害已经停止，正当防卫不成立，或许有一定的道理。

但，这件事情的最大争议点应该在于，“能否要求女方在当时状态下完全从理性角度审时度势，完全正确的评估事态，完全正确的应对局面？”

2018年昆山反杀案判决书曾写下：“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会出现紧张、恐惧、愤怒等激烈情绪反应，不能以事后理性标准苛求防卫人。”

当龙哥的砍刀脱手落地，于海明夺刀反击仍被认定正当防卫。如今面对持续

近1小时的残酷家暴，为何要求受害者在施暴者肢体仍附着车辆时保持绝对理性？

我们的法律究竟在保护什么？是机械的法条尊严，还是血泊中求生的本能？特斯拉的摄像头，记录的不仅是施暴者的罪恶，更是整个社会对于家暴那扇迟迟未能完全打开的救济之门。

当出警记录显示无数被家暴女子尝试报警却未能得到有效救助，当妇联回访还保持着"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式的劝解，当判决书把施暴者攀附车辆的行为视作"危险状态终止"。

那个在寒夜里衣不蔽体开车的女人，究竟还能逃往何处？

易地而处，我也会感到绝望，因为刹车灯照亮的，不是求生的光。

而是刑期数字背后的铁窗。



位卑未敢忘忧国！



@关注和转发，就是最大的支持@

对话作者请添加微信：

Y2023-2053



燕梳楼

只为苍生说人话，位卑未敢忘忧国

1148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素材来源官方媒体/网络新闻